

替身 Double

西樵媛 著

沉静的爱怜，将仇恨的寒冷层层渗透。
死亡仍在继续，谁能终结悲剧？
罪的源头，只是片刻的虚无……



大胆的构思，离奇的情节，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……
这不仅仅是一场诡计！

骗术本应是阴谋者最卑劣的桥段，
这一次却蛊惑人心，无药可解……

撼动人心的悬疑推理故事，将骗局写到极致，翻阅者**小心文字中毒！**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替身

T I S H E N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替身 / 西樵媛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1. 11

ISBN 978-7-219-07507-4

I. ①替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73989 号

监 制 彭庆国
策划编辑 梁风华
责任编辑 梁风华
责任校对 覃结玲 周月华
封面设计 李彦媛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12.5
字 数 28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11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507-4/I·1402
定 价 28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幻影谋杀 / (001)

六宗谋杀案，一样的手法，一样的谜。谁是凶手？动机何在？除了脖颈上细密的勒痕，再无线索。深入追踪，引来案中案的迷惘。八年沉默，挖掘被深埋的情感，累月追查，只见最惊人的爱意。真相渐近，又跌入纠缠的情网。究竟谁埋下了恩怨的种子，究竟谁杀了谁？谱写的剧情，将血腥的美丽娓娓道来，沉静的爱怜，将仇恨的寒冷层层渗透。死亡，还在继续。谁，能终结悲剧？罪的源头，只是片刻的虚无。

神秘的染色体 / (111)

面目全非的尸体被纯白包裹，是对生命的哀悼，还是向恶灵的供奉？丢失的器官，是毁灭的结局，还是重生的起点？感情的延续，是否有理由成为玩弄生命的借口？生命的延续，又是否有理由成为践踏法律的借口？当一个人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，感情是否可以不再孤独地哭泣，生命又是否可以不再寂寞地沉睡？当没有主人的灵魂在午夜游荡，当枯萎的骸骨被丢弃或是埋葬，又能掩埋多少黑暗与罪恶，又能赎救多少罪孽的灵魂？哪怕，湮没于最黑暗处的是最美丽的爱。

始作俑者 / (251)

当意外不断地发生，当爱情偶然地错位，一切的巧合都找到了更贴切的解释。死而复生，究竟是命中注定的幸运，还是在劫难逃的危机？临终遗嘱，究竟是拨不通的号码，还是连不上线索？劫持勒索、意外车祸、突然自杀、残忍谋杀、医疗事故、神秘袭击，一一接踵而来。始料未及的失控，策划之外的失忆，爱意唤醒的冷酷，掠夺无果的幸福，时时伴随无处落脚的爱情跌宕起伏。罪的源头，竟然是对生命的渴望和对爱人的不舍，爱的尽头，能否是对罪孽的释怀和对罪人的宽恕？爱与罪，终难相替……

幻影谋杀

六宗谋杀案，一样的手法，一样的谜。谁是凶手？
动机何在？除了脖颈上细密的勒痕，再无线索。深入
追踪，引来案中案的迷惘。八年沉默，挖掘被深埋的
情感，累月追查，只见最惊人的爱意。真相渐近，又
跌入纠缠的情网。究竟谁埋下了恩怨的种子，究竟谁
杀了谁？谱写的剧情，将血腥的美丽娓娓道来，沉静
的爱怜，将仇恨的寒冷层层渗透。死亡，还在继续。
谁，能终结悲剧？罪的源头，只是片刻的虚无。

序章

走进后台，安然坐在垂直桌面的镜子前，拔掉孔雀尾的发簪，长发披落下来，将清瘦的脸衬托得更加妖冶。她开始卸妆，把厚厚的脂粉擦去，白皙的脸一点一点从胭脂红中剥离出来，被黑发衬托得更加惨白。忽然，她把手指伸进发间，拔出一根根的发卡，长发一点一点脱落——这是时下最流行的接发。安然轻轻甩了甩头，梳理清爽的短发，飘然的气质这才尽现。

啪的一声，安然回头去看，竖在门口墙边的小提琴不知被谁碰到，莫名其妙断了一根琴弦。安然走过去，捏着那根断了的琴弦从断开处一直捋到与琴身的连接处，疼痛在指尖蔓延，细看，已有淡淡的血痕。“能奏出那么美的音乐的东西，竟然也能沾染鲜血，如果被划开的不是我的手指而是……”安然喃喃自语到一半，突然笑了，“要是那样，我反倒解脱了。”安然起身，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，出了化妆间。

僻静的小巷，歪斜的身影在石墙上涂抹出一片血红。无声的冷笑被黑夜遮盖着，鬼魅般的身影缓缓移出小巷，瞬间消失。凝结不变的，是没有了温度的咽喉处，一道道血痕，细而密。

吧嗒吧嗒，指尖飞快地在键盘上跳跃，无线鼠标压着贴满便签的台历，幸好未遮住今天的日期，2010年9月8日。一个回车键按下，女人的手离开键盘，身体向后靠住椅背。此时灯光很暗，电脑屏幕发出的蓝色荧光隐约照亮一个女人柔媚的身影。雄性的黑影从背后悄悄靠近，不知从哪儿伸出的大手，瞬间围扣住女人细嫩的脖颈——

啊的一声尖叫打破午夜的沉默。灯光瞬间亮起，女人回首，长

发划过肩膀，露出柔而不弱、惊而不惧的眼神。那是个不漂亮但很美的女人。“我的大主编，别这么吓我好不好。我可是你的摇钱树呢。”女人很快恢复平静，浅浅一笑，继续拾起笔。

“你天天不是谋杀就是复仇，读者都被你吓跑几拨了，你还怕我吓？”主编笑着看她的稿，“又一个被勒死了？”

“是啊，我笔下不死人，书还卖得出去吗？”女人起身倒咖啡，“犯罪小说本来就是小众作品嘛，你不喜欢，我可以换别的题材啊。”

“别，我怕你的书迷把我给谋杀了。”主编装出一副恐慌的样子，“看犯罪小说的，那可都是犯罪的高手啊。”

“那我不是成了高手中的高手？”女人挑挑眉毛。忽然，她皱起眉头，迅速回到座位上，开始关电脑。

主编奇怪地回头看了一眼，赶紧装着搔搔头皮，知趣地走开。玻璃门外走进来一个长得油头粉面的男人，穿着白色西装，特意敞开里面蓝色衬衣的领子，露出一点肥肉，十分恶心。“这么晚了孟大作家还不回家啊？我听说你的男朋友是个大律师，你老这么加班，他会不会把我的杂志社给告了，说我压榨员工啊？”

“哼，”女人冷笑一声，“老板您都亲自来加班了，我又怎么敢说自己是被压榨的呢？”

那个被称为老板的人轻浮地笑笑，“我一来你就要走，孟蝶，你真这么讨厌我吗？”

“不是讨厌，只是不喜欢。”这个叫孟蝶的女人没有表情地收拾完桌子，就像徐志摩的诗里写的，轻轻地挥一挥衣袖，走了。进了电梯，孟蝶拨打了一个电话，“新辉耀酒店吗？我要确认明晚的房间预订，对，对，好的，谢谢。”孟蝶挂掉电话，叮咚一声，电梯门开了。

安然背着小提琴，穿过锣鼓街，在一个路口往西拐，进入一条小路。她沿着小路一直往前，又碰上一个路口，路口的牌子写着：

平安巷。安然站在巷口，往右轻轻瞟了一眼，那里一片漆黑，是走不通的死胡同。安然往左一转，走进一片住宅区，找到 25 号楼 501 室，从包里掏出钥匙，开门进去。

客厅的电视机居然还开着，安然摸摸滚烫的电视机外壳，无所谓地一笑，坐到沙发上。她似乎很累了，眼睛闭起来，手指轻轻揉着太阳穴。她的心里，似乎悸动着某些无法安静的情绪。

电视里的新闻正在播报一宗谋杀案。镜头里，一具尸体歪在一个僻静的小巷的墙角，死者眼球凸着，眼中是深深的恐惧，被下巴挡住的咽喉处，是殷红得发紫的细痕。新闻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安然太大的反应，直到播报员说出谋杀的时间和地点，2010 年 9 月 9 日晚 11 点 30 分到 12 点，平安巷南头，安然才猛地坐起身来。平安巷南头，就是刚才没有转进去的那个死胡同！安然看向挂在墙上的时钟，此时正是凌晨 3 点，2010 年 9 月 10 日的凌晨 3 点。

第一章 最初登场

电话铃响，安然勾起嘴角笑了笑，接起电话。

“表演完了？”听筒传出磁性十足的声音。

“嗯。”安然的回答很简洁，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。

“我刚才去过你那里，你不在，我走的时候没关电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看到新闻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自己小心，早点睡吧。”

“嗯。”安然依旧是简单的回答。挂了电话后，她呆呆地坐着，整个人安静得像一尊雕塑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她倒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高级督察傅君泽一早就接到了上头的命令，要他和司徒康搭档，负责最近被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连环谋杀案。这个案子已经调查了两个月，却没有任何进展，死亡的人数一直在增加。媒体的持续报道，公众的舆论，都让香港政府压力倍增，警局的压力也有增无减，可想而知，负责这个案子的傅君泽的压力有多大。

司徒康和傅君泽是警局的“镇局之宝”，这次把他们从各自的组里抽调出来一起负责同一个案子，那是史无前例的。傅君泽走到会议室门口，就感觉到一股不容忽视的气场。只见司徒康正迎面走来，司徒康的气势从来都不输给任何人，他是“以恶制恶”的典型。

“司徒君。”君泽学着日本人的样子，毕恭毕敬地鞠躬问好。

“千呼万唤始出来啊。”司徒竟然翘起兰花指，比君泽玩得还过分。

“可惜唤出来的只是我啊。”君泽搭着司徒的肩膀走进会议室。

“不先把你唤出来，哪能唤出凶手啊。”司徒嬉皮笑脸的。

“你别这么吓唬我。”君泽拽着君泽坐下，把一份资料交给他，“这是最新的死者资料，我已经看过了，等人到齐，我们就讨论。”

几分钟后，所有负责这起案子的警员都到齐了，君泽一边把资料发给大家，一边简单地总结道：“根据法医报告和现场勘察，近段这六起凶杀案的死者的死亡状态一致，我们初步判断凶手是同一人。但除了作案手法之外，在这六名死者之间，我们至今找不到任何的相通点。从年龄到性别，从职业到家庭背景，从财务状况到人际关系，这六名死者的差异跨度很大，根本无法判断凶手的杀人动机。”

“虽然不能确定具体动机，但我认为有90%可能是仇杀。”司徒补充说，“死者中有男有女，死者年龄从30岁到60岁不等，职业跨度很大，所以谋财与情杀的可能性不超过5%。凶手杀人的手法快狠准，现场很干净，可见凶手不是冲动杀人，而是有预谋、有计划地连环杀人。凶手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直接的证据。”

“更糟糕的是，法医至今不能确认行凶的具体手法与凶器。”君泽拿起一叠死者颈部特写的照片。细密的勒痕整齐地排列着，伤口干净整齐没有多余的摩擦。“从伤口判断，凶器大约是细铁丝、钓鱼线之类的柔韧性和坚硬度较好的线状物体，但伤口处却查验不到铁锈、塑料、尼龙之类的物质。”

“其实就算能确定，追查的意义不大。”君泽有些无奈地说，“铁丝、鱼线、尼龙绳，哪里都可以买到。还有，如果这些东西有可能是凶器，要怎么样才能把它们柔韧性把握得那样完美？死者的伤口整体面积宽两厘米，干净整齐，没有多余的摩擦痕迹，每一道勒痕都清楚地排列着，在死者有挣扎的情况下，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因此，法医对凶器的判断，仍然持保留意见。”

“唉，”司徒用手揉了揉太阳穴，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只能从死者的身份入手，找寻杀人动机。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找出这六名死者的共通点，并据此推测凶手的下一个目标。”

会议结束，司徒回到办公室，发现香烟没了，就打算去警局旁的便利店买。刚走出警局，司徒就看见一个人。那个人穿着皮衣，戴着墨镜，似乎也看见了他。四目相触，虽隔着深咖啡色的镜片，也能感觉到彼此眼中的敌意。

“好久不见。”那人高高地挥手，像是跟司徒很熟的样子。

司徒露出鄙视的神情，站在原地用脚敲着地面，等着他走近，“又来助纣为虐了？”

那人在司徒面前略停一停，也不争辩什么，笑着说了声再见就走进警局。

“但愿你不会做噩梦！”司徒大声地冲那人的背影喊，怕人听不见似的。此时，君泽正在传达室收快递，一边签字，一边朝这头望，待那人走远了，才过来问司徒，“你认识他？”

“香港警察的公敌，法政界的败类，你可别说你不认识他。买烟去了。”司徒笑着走开。

君泽转回身，已不见了那人的身影，但君泽依旧望着那个方向，神情很复杂。

一整天忙下来，司徒康饥肠辘辘地回到家，开门后像做贼一样左看右看，看见不远处的沙发上躺着一个粉红色的背包。司徒嘿嘿一笑，伸着懒腰把鞋脱了，大声喊着：“快，弄点吃的，饿死了。”

“拜托，我也才刚回到好不好。”一个清秀的女孩从厨房里伸出脑袋，“等半个钟头吧。”

“半个钟头？我去君泽家吃。”司徒康起身拿外套。

“他不在家。”女孩的回答伴随锅碗瓢盆磕碰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。

“不可能，我刚跟他在警局分的手，他家可比我近。”

“也许人家有第二个家呢。”女孩端出一盘水果，“先垫垫肚子吧。”

“第二个家？怎么可能？”司徒康有些笑意。

“怎么不可能？”女孩叉着腰撅着嘴说。

司徒康一脸坏笑地说：“如果他有第二个家，你还能这么冷静？”

“你以为你妹妹是什么样的人？”女孩跑到他身边，“就算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，我也不会以泪洗面怨声载道的。”

“看不出来啊，司徒乐。”司徒康赞赏地竖起大拇指，“哥哥支持你。”

“你怎么支持？算了吧，感情这种事，说好听了叫随缘，说难听就是听天由命，勉强是没有幸福的。”司徒乐说完，又跑进厨房。

“放心吧，君泽肯定是单身。”司徒康肯定地说。

“人是单身，心可不一定。”司徒乐开始煎牛排。

“心？你看见啦？”司徒康也挤进厨房。

“感觉吧，”司徒乐撇撇嘴，“他心里，有人。”

司徒康感觉到了妹妹的失落，不再说什么。其实也对，君泽都三十岁了，身边一直就没见过女人晃荡，总不会是性取向有问题吧。想到这儿，司徒康不禁起鸡皮疙瘩。

“又在瞎想什么呢，快帮忙。”司徒乐作势要打人，司徒康赶紧抄起菜刀。

安然漫无目的地在锣鼓街上走着，这是她驱散无聊感最简单的方法。忽然，她的目光锁定一辆蓝色的轿车。安然的眼中掠过一丝惊喜，但尾随惊喜而来的，却是哀怨。

安然很快回到家，发现门果然没有锁死，她轻轻拧动门把，一股菜香飘过来。

伴随着锁头转动的声音，一个磁性十足的声音传过来，“你回来了？”

“你还是换辆车吧，颜色太艳了。”安然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，关上门换鞋。

“饭做好了，先吃吧。”男人摆好碗筷，擦擦手。

安然看向桌面，一桌子的菜，却只有一碗饭，“你真浪费。”

“吃不完就冻起来，你平时忙，这菜够你吃一星期了。”男人伸手去拿外套。

“傅君泽，”安然叫道，“我这里是狼窝还是虎穴，你就这么待不住啊？”安然盯着那只碗，声音很平静，问题却很尖锐。

“我最近忙……”

“行了。”安然打断他，她已经彻底厌倦了这个垃圾借口。

“有事打我电话。”君泽拉开门，离开。

安然听着关门的声音，全身开始不自觉地颤抖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在桌子前坐下，开始吃饭。吃着吃着，她的眼泪就流了下来，把妆都弄花了。啪的一声，安然把碗摔在桌上，碗滚落到地上，裂了。安然想伸手去抓其他的盘子，却鬼使神差地紧揪住洁白的桌布，用力一扯，把整张桌布掀起来，顿时青菜萝卜满天飞。

孟蝶站在一幢豪宅式公寓楼下，抬起手腕看看表，已经六点了。没办法，晚也得等。孟蝶到对面的店里买了杯热咖啡。泡沫奶油搅拌在一起，很香甜，孟蝶才喝一口，就看见银灰的跑车开过来，孟蝶终于有点理由绽放一个美丽的笑容了。

“莫非大律师，你的客人终于肯放人啦？”孟蝶走过去。

“抱歉，堵车。”莫非一脸歉意地跳下车，他穿着皮衣，戴着墨镜，有几分邪气。

“算了，你的时间那么贵，少见你一会儿我还少破费呢。”孟蝶属于女人中比较厉害的那类，她咬着纸杯走向电梯。

“你不是去机场了吗，回来得挺快。”莫非打开电梯门。

“事情办妥了就回来，机场可是恐怖分子袭击的头号目标，我可不想多待。”

“你是接人，还是送人啊？”莫非问得随意。

“如果是接人，你还见得到我吗？”孟蝶按下楼层号。

“那就是送人了？”莫非的语气有种“原来如此”的意味。

“你打听那么清楚干什么啊？”孟蝶嗔怪道。

莫非没再说什么，只是看着孟蝶笑。

“你笑什么笑？”孟蝶被他看得尴尬。

莫非不回答，只是笑。

“你干什么啊？别笑了，被人点了笑穴啊你。”孟蝶不知该往哪躲，莫非的眼神不是一般的温柔。

“喂，小姐，笑也有罪啊？”莫非开口，一副无辜的样子。

“你少装无辜了，在法庭上帮那些混蛋打官司，你的罪过大了，我跟你讲。”孟蝶用纸杯敲敲莫非的额头。

“跟我讲？‘御用’大律师都讲不过我，你还想跟我讲？”莫非一下子抓住纸杯，竟然接过来就喝。

“怎么啦？耍大牌啊。”孟蝶指着他，“未经他人许可，擅取他人财物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准备怎么替自己辩护啊？”孟蝶指指自己，又指指那个沾满指纹的纸杯。

“我敢耍你敢接招吗？”莫非作势，挥挥拳头。

“有什么不敢？谁怕谁啊，不过等下，到家后再开始，你说，我写，我书面表达比口头陈述好。”孟蝶开始耍赖。

“跟我讲话很贵的，给你打个折，一秒钟五块钱。”

“没问题，看我的稿也不便宜，一个字五块钱。”

“你搞文学的，这么贪财。”莫非拿出家钥匙。

“比你好，起码我还有良心，你呀，帮了那么多坏人，小心遭人报复。”孟蝶点着他的头说。

门开了，两人相视一笑，推门进去，然后，集体傻住。

房间里一塌糊涂的，墙上一道道的红色油漆刺眼极了。

安然坐在一边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傅君泽收拾残局。这已经不是

第一次了，每次君泽说完“有事打我电话”，十分钟之内手机一定会响。傅君泽收拾完一切，看看安然，转身离开。

“又要走？”安然叫住他。

“东西都收拾完了，别再弄翻了。”傅君泽像在教孩子。

“都完了？怎么，不收拾收拾我吗？”安然如孩子般的任性和她清若流水淡若浮云的长相特别不配。

“下了面给你，在厨房，别再洒了。”傅君泽似乎没有听见安然的话。

“你现在连骂都懒得骂我了，是吧？”安然追着不放。

傅君泽回头看她，想说什么，最后还是放弃了，拉开门要走。

“傅君泽！”安然站起来，“你摆这副脸给谁看！”

君泽站住，脸色很难看，但忍着没发作。

“你要不想来就别来，没人求你来。”安然特别使劲，她的声音有些喊破了。

“我说过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，你打了，我就来。”君泽转身看着她，舔舔干燥的嘴唇说，“以后没事别乱打电话。”

“那你告诉我，什么才叫有事，我不明白。”安然委屈得很，一步一步走到君泽跟前，委屈渐渐变成挑衅，“失踪？绑架？纵火？谋杀？”安然突然一笑，“强奸？”

啪，一个巴掌打在安然脸上。君泽盯着她，眼中是怒火。

果然！安然心里一凉。她觉得很疼，但没有哭，只是安静地一笑，“我倒不知道，你还有打我的能耐。我倒不知道，对着我这张脸，你居然也下得了手。”

君泽看着她，看着她脸上的五指印记，表情复杂而深沉。

“你走吧，”安然突然换了语气，“你是该走的，最好别再来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傅君泽，不是我要长成这样的。”

傅君泽没有吱声，重新拉开门，迅速地消失。